

大丈夫只能向前

回忆古生物学家楊鍾健

調寄浪淘沙 回憶楊鍾健同志

五十四歲當年六十有六共赴國賊叔時與同學少年
易服我被擋在門外戰友情意深始念張健人
亡一載學術追憶至人言老矣餘彷徨難
回憶當先

許德珩 一九九九年八月



“大丈夫只能向前”

—回忆古生物学家杨钟健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自然博物馆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大丈夫只能向前”
——回忆古生物学家杨钟健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
北京自然博物馆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625 插页2 字数130,000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统一书号：3094·268 定价：0.51元

调寄浪淘沙·回忆杨钟健同志

五十九岁重六十
年共驱国贼救时艰
同学少
早君燕我长同患
战友情未变
烽烟滚滚连人世
一腔热血洒河源
勤钻研
回忆当年先

许德珩

一九七九年九月

许德珩：《调寄浪淘沙·回忆杨钟健同志》手迹。



杨钟健教授一九七八年在庐山召开的第四纪冰川和第四纪地质学术会议上作报告。

编 者 的 话

杨钟健同志（1897—1979）是我国卓越的古生物学家。他五十多年如一日，为了开拓和发展我国古脊椎动物学这门学科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即使是工作、生活条件的艰难困苦，战争岁月的颠沛流离，也都没有损害他对地质古生物学的热爱，没有使他动摇探索真理的信心。他一生对地质古生物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早已蜚声国内外，受到科学界的钦佩和尊重。人们总是怀念着他。

杨钟健教授于一九二七年发表了题为《中国北方啮齿类化石》的博士论文，这是中国学者破天荒第一次研究古生物学的重要成果，从而在我国创立起这门学科，名震学术界。经过近半个世纪坚持不懈地艰苦奋斗，又建立了古脊椎动物的专门研究机构，被誉为当今世界无双的研究中心。他团结并率领一批有志青年研究人员，勤奋地从事以古脊椎动物为主的地质学、古人类学等的野外考察和研究，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在地质古生物界，他是我国著述最多的学者之一，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写作，直到他逝世前半个多世纪中，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文章达六百多篇。

杨钟健同志逝世后，他的生前友好许多人希望出一本书，来纪念他的光辉业绩和高风亮节。一经征文，得诗文多篇，从中选出四十五篇文章和一篇《杨钟健生平简介》，汇编成册，名为《大丈夫只能向前·回忆古生物学家杨钟健》。书中各

篇文章，均按年代先后统一编排。这些文章作者当中，有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与他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有曾经和他一起从事地质古生物考察和研究的老同事，也有因工作关系长期接触过的老同志，还有多年跟他学习、工作过的助手，他们以个人亲身见闻和体会，从不同的侧面去深切地回忆追述，写得具体翔实，感情真挚。这不仅仅是思念杨钟健同志的篇章，也可以看做是一篇篇的科学考察散记，因为其中有些文章涉及的问题，对探讨生物进化、地质、冰川等问题，都是有参考价值的。

今天，出版这本小册子，对于杨钟健同志的老战友、老同事无疑是一份极好的纪念品。重温他在科学事业上的经历，使我们缅怀过去，展望未来，更感到充满了光明。对于比较年轻一些的同志来说，杨钟健同志树立了榜样。从他身上可以学习热爱祖国、热爱党，勤奋不懈，“大丈夫只能向前”的高尚品德。激励我们广大青年为社会主义的壮丽事业，努力学科学学文化，在四化建设中作出更多的贡献。

编者

一九八〇年七月

目 次

怀钟健（代序）	许德珩	(1)
回忆杨钟健同志.....	许 杰	(5)
缅怀杨老.....	尹赞勋	(7)
忆良师益友杨钟健先生.....	裴文中	(12)
·忆往事		
——怀念亲人杨钟健同志.....	王国桢	(15)
深切怀念杨钟健同志.....	黄汲清	(28)
纪念杨钟健先生		
——回忆我们之间的友谊.....	袁复礼	(33)
一生为人民 老而弥坚.....	杜松寿	(35)
反对封建 追求真理的战士.....	刘尚达	(39)
从小事看大节.....	贾兰坡	(49)
怀念克强同志.....	曾世英	(54)
杨钟健同志早期革命活动纪略.....	李振民 张守宪	(57)
哭杨钟健先生.....	荆三林	(63)
我所知道的杨老.....	刘 咸	(67)
·怀念地质古生物学家杨钟健教授.....	徐煜坚	(70)
杨钟健教授对我的薰陶.....	张伯声	(75)

回忆父亲二三事	杨新孝	(77)
难忘的记忆	周明镇	(82)
怀念杨先生	王存义	(86)
忆杨钟健先生	高振西	(90)
忆杨钟健老师二三事	李星学	(93)
难忘的一课	刘东生	(98)
严肃的老师 热情的教诲	王永焱	(101)
怀念杨钟健老师	刘宪亭	(103)
杨老对编译出版工作的贡献	吴凤鸣	(109)
点点滴滴的回忆	刘后一	(114)
学习杨老热爱科学事业的精神	胡长康	(119)
关心青年成长的杨老师	邱中郎	(122)
丰富的宝库——记骨室文集	孙艾玲	(124)
春风化雨诲后人	甄溯源	(128)
怀念我的导师——杨钟健教授	叶祥奎	(135)
杨钟健教授活在我们当中	黄为龙	(140)
怀念杨老 学习杨老	吴 依 刘进波 毕初珍 郭守道	(144)
怀念杨钟健同志	耿 业	(150)
怀念杨老 继续前进	薛祥煦	(152)
追念恩师杨钟健教授	刘嘉龙	(156)
杨钟健同志与自然博物馆	张问松	(159)
亲切的教诲	赵喜进	(166)
他在诗中		
——追念杨钟健教授生活的一个侧面	周文斌	(172)

忆杨老对青年一代的关怀	李有恒	(180)
忆杨老二三事	时墨庄	(183)
忆杨老	王将克	(186)
泥河湾上生动的一课	安志敏	(189)
两次谈话 受益殊深	周昆叔	(194)
杨老对青年的教诲点滴	黄万波	(196)
杨钟健同志生平简介	贾兰坡	(199)
后 记		(204)

怀 钟 健

(代 序)

许 德 斋

杨钟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每当想起这位老同学，他那魁梧身姿、爽朗笑语，立即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

我和钟健是北大时期的同学。我于一九一五年到北大文科英文学门读书（一九一七年改为英文系），他在一九一七年考入北大理科地质学门（一九一九年改为地质学系）。他到校后，我们同住在北大西斋。尽管学科不同，年级不同，可是由于共同有着爱国的志向，都是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团员，并且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又都与邓中夏同志极为相投，所以我们经常接触，甚为融洽。我和钟健又都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我之参加“少中”是在一九一七年秋，钟健则在一九二一年加入“少中”，那时我已赴法勤工俭学了。虽然不在一起活动，然而通过“少中”编印的《少年中国》，以及《少年中国学会通讯录》等刊物，还是情况互通，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

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参加这个学会的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接受马列主义或至少是受马列主

义影响很深、坚决要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会员，这是极少数。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等同志。另一类是极右的，以国家主义相标榜的。一九二四年“少中”南京大会后不久就有《醒狮》在上海出版，后来就演变为青年党，其代表人物是曾琦、左舜生等。第三类就是科学救国的一些人，这些人没有什么组织，很分散，但在数量上并不亚于第二类，当然其中也有交叉，就是一些人有摇摆，有动摇。钟健在他写的《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一文中，叙述当时“少中”参加者的情况最为确切，他说：“学会标榜要建立一个少年中国，换言之，就是新中国。但究竟要创造什么样的新中国，也是意见不一。但是，在当时学会初成立时，确有一些共同之点，这共同之点就是：（1）不满于旧现状；（2）要创造一个新局面；（3）入会的人不管其出身如何，所学如何，都具有一种向上的革新的意志。至少就我来说，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

翻开“少中”的《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我们不难看出钟健是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愿望，从事学习和“少中”活动的。尽管“科学救国”与“教育救国”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种不可能达到的幻想，但是，在新旧两种民主革命交替之际，在“少年中国”的旗帜下，钟健与其他志同道合的知识青年，从“科学”和“社会活动”两个方面去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一事实本身，也就带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二十年代初期，钟健在“少中”的调查表上就写明，“终身欲研究地质学，偏重于古生物学”，“文学，偏重于诗歌。”言必行，行必果。钟健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地质、古生物以及古人类学、考古学等的考察与

研究，终于实现了他的理想，造就成为当代的古生物以及古人类学的专家。我们都知道，钟健擅长诗词，毕生写了两千多首，虽不严格遵循旧体诗词格律，但和他的散文一样，都是那样清新流畅，生动活泼。诗词虽其余事，但从这里也说明了钟健一生始终不渝地在履行他的诺言。尤其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钟健经过世界观的改造，已经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实堪告慰于当年争取并吸收钟健加入“少中”的革命先烈，如李大钊、邓中夏等同志。

三十年后，钟健调来北京，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这时，我们又重新聚首。经我联系，钟健加入了九三学社。九三中央的活动，钟健一直是积极参加的。特别是他的晚年在患重听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参加会议。听不见别人的发言，他就请人帮他记录，边看边发言。会议结束后，他带回记录，夜间在灯下再仔细翻阅。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令人钦佩。

少年中国学会作为“五四”时期的一个进步社团，至今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几十年来，沧海桑田，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学会所提出的创造少年中国的理想，早在三十年前就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把它变成现实。但是，它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一条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少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同盟者们（包括杨钟健同志在内），那种顺应时代的要求，不断探索真理的精神，在今天仍然是值得青年一代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如今，社会主义事业方兴未艾，四个现代化的锦

绣前程又展现在我们面前。在充满希望、大有作为的八十年代，党和人民要求青年一代继承和发扬“五四”的光荣传统，树立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仰，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奋发学习，努力工作，把自己锻炼成为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具有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的一代新人，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伟大的贡献！因此，我们今天怀念钟健的追求真理、钻研科学的精神，还是很有意义的。

回忆杨钟健同志

许 杰

一九七八年九月，时已深秋，庐山却满山苍翠，繁花似锦。许多地质工作者兴致勃勃地从全国各地赶到山上出席第四纪冰川和第四纪地质学术会议。其中包括我在内，大约有六、七位年逾七十的老人，而以杨钟健同志年最长，他已年逾八十了。据我所知，他当时是抱病前来的，但仍每天坚持出席，而且和中、青年同志一起攀山越野，进行现场考察。他那高大挺立的身材，坚毅的神态，无论在会场上和野外行进中，都最引起同志们的注目和钦敬。

有一次我们在野外考察，路经高大的三宝树，又来到仙人洞小憩，我和杨老在洞口即景联句。我拿出笔记本写出前两句，他挥笔写了后两句，合成一绝：

参天古木堪称宝，入洞仙人不足论；
自古神仙皆虚妄，吾侪努力为人民！

我的两句只是即景抒怀，他的两句则急转直下，把诗意立即拉回到我们知识分子要努力前进的大方向上来。这使我立刻意识到钟健同志为什么老而愈坚、生生不已的动力所在：要念兹在兹地永远努力为人民服务啊！

当我们离开那个洞口继续前进时，由于我对他健康的关

切，曾婉言劝他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他断断续续，严肃而又和悦地向我回答，大意是说：现在是科学的春天，我们晚年处盛世，要努力追随年轻人在新的长征中永不掉队；但毕竟年老，更要珍惜寸阴。冰川问题对我钻研的专业，关系十分重大，过去我对我国第四纪冰川认识不足。这次我赶来出席会议，是又一次进行补课的。重要的问题是我要加紧补课呀！

从庐山回北京后不久，大约是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底，我到他的宿舍去看他。小小的书斋，三面靠墙围着书橱，他坐在中间一只躺椅上，正在集中精神披卷读书，发觉我来后，正想起身，被我捺下坐着，我也就座，彼此促膝而谈。因他重听，我们一向谈话总是我用笔写，他看字回答。他又和我谈了一些关于周口店北京人的年代和第四纪冰期、间冰期对古脊椎动物和猿人演化的关系问题。我问他，为什么刚从庐山回来也不休息一下就这么用功，最近看的是一些什么书？他说，他还是在看关于庐山会上和刚才谈到的那些问题的书，并提高嗓门说：“我还是在补课呀！”

庐山上，书斋中，他两次“补课”的回答，确实给我上了最好的一课。补课，要永远地补课啊！这就是说，要在真理的长河中永远乘风破浪前进，要在建设四化的新的长征中永远前进不停步。

一九七九年一月下旬，我骤然接到他病逝的通知。不料那次书斋晤别竟成永诀。但钟健同志自强不息、刻苦钻研的治学精神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头脑里；特别是他的“补课”的两字箴言，我一定要把它记住，用来不断地勉励我自己！

缅 怀 杨 老

尹 赞 勋

杨老禀性耿直，待人宽厚，谈笑风生，富幽默感。直到今天，容颜在目，语音在耳。怀念往事，不胜依恋。

我和杨老共事四十多年，相处日久，结下莫逆之交。三十年代初期在北京，末期在昆明；四十年代前半在北碚，后半在南京；解放后又回到北京。在这五个长短不一的阶段内，除了各自多次野外调查工作以外，所有室内研究时期，我们二人过从频繁。杨老长我五岁，是我的学长。无论在随时随地的切磋琢磨中，或三五友好相聚时的海阔天空的漫谈中，我都深受教益。良师益友，久已绝响，每一念及，怎能不深切缅怀！

杨老治学勤奋，知识渊博。遗作六百多篇，结交虽近半个世纪，我对于他的高深造诣和优良品质，领会不多不深。这里只能回忆几件往事，也可以从中略见杨老之为人。

关 中 才 子

五四运动那年，我考入北京大学。读完两年预科之后升入本科，一年级读中国文学系，二年级转入哲学系。在这期间，我住在大学夹道十二号一个公寓里，和地质系同学王炳章、潘丹杰等六人同住三间北屋。王、潘二位常谈地质古生